呂東萊文集

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呂東萊文集

(七)

呂祖謙撰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八

孟子說

孟子爲卿於齊。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須要看此兩言方得與小人處之法。言王驩若能知事曉不得。我亦自與他說。不說與他時。是辱君命。失國是。彼既偶然已自曉得。又何須說與他。蓋孟子有公事細私言。公事有未曉。不與之言。則辱君命。固是不可。若公事外。又與他私說。便失待小人之體。兩者須子細看。後世之待小人若太過。則與之共事時。公事亦不與言。不及時。往往私事亦與之言。看此兩句見得小人須當嚴。大抵我與小人不與言甚易。惟同事共塗。往返千里。不與之言。便見得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大抵君子不幸與小人共處。自公之外。不可與言。王驩既能自治其職矣。孟子肯與之言乎。吾甚慚於孟子。此是齊王悔過之心方動。良心發見處。此是一大機會。人主之意一回。則天下之勢亦回。正生靈之幸。宗廟之福。當此時。得一正人正救之。其益豈不甚大。而陳賈乃以諂諛之言塞其良心。此最可惜。陳賈引周公事來見孟子。自謂孟子必諱周公之事。使孟子不分明說周公之過。陳賈必將以不仁不智來難孟子。孟子卻先自道了。句句出陳賈意外。今世學者。亦必言周公無過。孟子直言周公之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此最要人玩味。是周公之過。爲兄而過名雖爲過。其實乃是孝悌之心發見處。與孔子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氣象正同。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止士誠小人也大抵聖人之心非賢人之所能測賢人之心又非常人之所能測尹士以淺心狹量私意臆度窺測孟子觀其立三說以難孟子自以爲孟子無所逃殊不知孟子之恢廓廣大非尹士所能測正如以黃雀之網而欲網垂天之鵬豈不愚哉高子以告高子雖是孟子弟子然受教於孟子者淺亦未能深信孟子已爲尹士之言所動如孟子之與孔子雖均是倡道然孟子之門弟子終不若孔子弟子知聖人爲甚深如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卽時自闢之何嘗以告孔子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以其不足對亦不告孔子曰夫尹士烏知予哉此已下是孟子答之之辭尹士疑孟子出晝之稽滯若是常人必須分說我緣甚事所以遲遲而孟子方且以爲速可見孟子念念不忘君之心自此以後一話一言一起一伏熟去涵泳自可見得孟子忠厚愛君之氣象觀尹士之問如疾雷奮電迅激如此而孟子之對渾厚和緩如在春風和氣中二人氣象便是判然如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見得孟子愛君之本心如此之切至於不得已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其心愈可見至於出晝而王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以孟子待齊王如此誠厚而齊王待孟子反如此之薄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使常人至一不見用則憤然引退歸心一動則雖萬夫不可挽而回然孟子到此去心略起而愛君之心復還故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是孟子之心若得齊王略改便欲復歸其愛君之心再三不忘憤疾之心孟子元不曾有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此以下卻是箴尹士之失惟孟子分別曉了切中尹士之病故尹士聞其言亦爲之歎服

故曰士誠小人也知尹士以私心測度孟子固是不是而高子爲尹士之言所動亦是不知孟子然而因高子之問得孟子諄複詳說之提撕警發使後世知臣子愛君之心當念念不忘此亦高子之力也昔人有以屈原作離騷可配風雅者亦以其有念念不忘君之心觀離騷一篇三致意始言高飛遠擧鴻濛廓落神仙幻化之術中言富貴華麗聲色音樂世間可喜之事終曰三江五湖洞庭彭蠡世間游觀之樂三者皆不足以解憂而終歸於愛君後世稱離騷爲詞賦之祖以此也雖然屈原有愛君之心固是善惜乎其發之不以正自憤怨激切中來其言神仙富貴遊觀已是爲此三件動也故託辭以自解本是怨怒卻反歸愛君上來若孟子則初無此心其言語始終和緩皆出於正此屈原孟子所以分尹士之言雖出於一時之狂狷亦君子之病特不可以測度孟子耳若後世雖有直諫者徒多至於怨懟皆是不曾講究怨之一字但只責君不能容己殊不知己不能容君如朱雲褚遂良輩君一有訶譴便至於折檻納笏後人看此二事多以爲君不能容臣不知臣不能容君君不能容臣其失固明臣不能容君此亦害事以怨字觀之則遂良亦自有可責學者欲講求事君之道須是平時開廓心中能容人乃可

滕文公爲世子止周公豈欺我哉世子復見孟子未嘗言語如何便以爲世子疑吾言乎蓋孟子於世子眉睫之間自見其疑性善之說如神醫之治病望而知其受病之原故孟子告之以道一而已矣又舉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以證之夫三子之言惟顏淵之言氣象安泰孟子止舉顏子之言以曉之可也

何必兼三子之言而舉之。此孟子教人之深意也。如醫者之下藥。各有次序。初舉成瞷之言者。欲使文公去其畏心而廣其志氣。如下一服瞑眩藥而瘳疾。若不下第二服以平補之。則向之瞑眩必復爲害。是故孟子次舉顏子之言者。下第二服藥也。使世子之氣平而安適。病既已去。又必賴第三服藥以固養之。故孟子終舉公明儀周公豈欺我之言。以固世子之信心。如下第三服藥使已平之疾。過加固養。不至再發。則終身無患。此有以見孟子所以教文公。其緩急皆有先後。不可少差者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觀陳代之問。已足見孟子器量高深處。不仁者。不敢登其門。不義者。不敢造其室。蓋大抵人須使人來面前。凡非所當爲之事。欲言而不敢言。觀陳代之言。如此曲折。亦足以見其將言而囁嚅。

志士不忘在溝壑。止孔子奚取焉。讀上兩句。須著意看。孔子奚取焉一句。大凡人須辨得此一著地位了。方可處事。自今觀之。此句懍懍然如秋霜夏日之嚴。孟子卻如何說道。孔子奚取焉。蓋辨得一箇死地位。固是死。若死非其招而往。則徒然死於不往。則爲正當。中庸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非其招不往。乃是得中庸處。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王良初用師法之正。故往而不獲一禽。乃命以爲賤工。王良言。我非不能。蓋以正不以詭。於是以詭得十禽。此如晏子治邑。初三年。齊景公責其不治。欲代之。晏子曰。吾知爲邑矣。遂出爲邑三年。專事左右。未及三年。晏子朝。君下堂而迎之。晏子曰。臣初三年。但知治民。不知治左右。此

君所以欲代也。後三年。但知治左右。而不知治民。而君迎勞如此。以此觀王良氣象。亦未爲失。大抵人之所爲患。不能合於道耳。苟在我既已盡合於道。縱人不我知。而我盡御之道矣。雖不獲一禽。可以無愧。何必詭遇以曉於人。是有以見其自信者輕。今有人於此。君子人也。人以其不能智數巧詐爲病。則必自試其能。然後語人曰。吾非不能也。前日之所不能者。不欲爲也。殊不知彼小人之事。君子豈以能此爲榮。而不能爲病哉。以不能此爲病。則非君子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大凡君子之教人。必隨其量。如景春之識見卑下。使遇子路。子路必不對。而孟子不以其識見卑下。猶委曲教之。此見孟子樂於教人處。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若後世儒者答時。多說謀道不謀食。富貴如浮雲。軒冕如土芥。仕不足道。如此則不起發人意。又只以爲君子看爵祿輕。故放得下。我待得爵祿重。故放不下。我豈敢自比君子。孟子之對。則不然。反告以君子急於仕。有甚於衆人聞者必謂君子於仕反急。如我何故不肯輕進。必須疑駭。求其說而不得。然後徐因其疑而告以穴隙之譬。使知君子急於仕如此。苟不是分明見得有大可恥者。亦何苦不仕哉。聞者安得不感悟。此孟子教人變化之妙用。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雖心思有餘。亦必加以法度。作聰明亂舊章者。烏足以知此。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止自求多福。聖門之學。皆從自反中來。後世學者。見人不親。不治。不答。只說枉了做許多工夫。或說好人難做。此所以工夫日退。一日聖門之學。見人不親不治不答。反去根原上做

工夫。所以日進一日。蓋仁者愛之原。敬者禮之原。孟子又言非特三事如此。凡事有齟齬。行有不得處。盡反求諸己。使表裏相應而後可。如一分未盡。便有齟齬。如果然十分正當。天下自然歸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命天命也。天命流行不息。配命則純亦不已。多福者。百順之名。本不在外。自求而已。大抵天下事。果不在外。只緣人信不篤。孔子所謂求諸己。求諸人。正是邪正聖賢君子小人分處。孟子此段。乃學者切要工夫。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止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此段。蓋自末至本。居下者固欲有獲於上。不知所以獲者自有道。擎跽曲拳豈足以獲於上。甚者乃云我能取信。自然獲於上。不知其平日之心不誠信。安能一旦爲誠信。須是平日見信。然後可。故曰。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者。又須是能悅親。如不能悅親。於朋友交際間雖有誠信而非發之於內。常時固可遮藏。偶然遇一大君子。則不能揜。故曰。不悅於親。不信於友矣。悅親有道。非三牲五鼎爲足悅親。須是承顏望色。方爲悅親。又須是出於誠。誠者乃與生俱生。固結而不能自解。故曰。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孟子此章一句緊一句。漸漸入來。蓋明善乃理之極。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相繼者。亦不過明善於明善之外。更無所加損。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止是要從近處看。今之人。其於事親從兄事上交友之際。固有時乎中理。然有時又差了。蓋雖到九分九釐。盡有一毫差。則併前都差。如行九十九里。忽差路頭。則都不濟事。此所以要明善。明善要明得盡。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儉之弊。必至於侮奪。蓋恭必過禮。見不當加厚禮之人。亦以厚禮待之。是侮人也。儉必吝嗇。於所當予者或不盡予。是奪人也。唯中禮。乃可爲恭儉。

父子之間。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自常有滋長涵養良心底氣象。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事非專於奉事之事。政是一舉足一發言。不敢忘父母之意。蓋念念常以親爲事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止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止而以餔啜也。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孟子聞魯欲使之爲政。喜而不寐。乃門人之最高者。大抵學者分守甚嚴。最不可苟。樂正子豈不知王驩是便佞之人。必非從之求爵位。其從子敖本是欲見孟子。一時貧乏。不免依附。不知從子敖後操縱便在其手。被他牽惹轉動不得。故必待舍館定。然後得見孟子。孟子又言。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此正坐樂正子罪。徒餔啜耳。非是爲干祿。既非干祿。便見處之不審。於苟字上看不破。學者於義所不當爲者。纖毫不可苟。才苟就便有轉移抽身不得處。樂正子本是欲見孟子。一爲餔啜。已入陷穽。況自餔啜至利祿。自利祿至權勢者乎。伊尹一介不以取諸人。正擢此耳。

仁之實。事親是也。止樂則生矣。仁、是人之本心。渾然一體。至從兄則有等差品目。此乃心之運用。故爲義。要之。仁義只是一體。樂則生矣。此生乃精神生動之生。亦如言此物有生意。

仁之實。事親是也。只如此說。於己不相干。須實就事親上看。則方眞知此是仁之實。

仁之實義之實一段須看實字弗去是也學者欲爲仁義須於事親從兄上體察此心又須是弗去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止寇讎何服之有君臣本非論施報之地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此天下之常理申公謂王氏於孔子對齊景公問名添則字云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爲王氏啓後世悖逆之端自今觀之王氏之說與孟氏之說大略相似前輩卻不敢道不是學者正當講究蓋孟子是言於宣王之前而王氏解經以詔後世此所以邪正自辨蓋戰國之時齊王正待臣之薄故孟子以苦言藥之而王曰禮爲舊君有服王發此問蓋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己一向於人上求之故孟子不得不極救其失此蓋孟子見王專求於臣故孟子亦專求於君故曰諫行言聽止何服之有欲宣王知臣道不合而去君猶未敢絕之今臣有故而去則加以三無禮宜其以爲寇讎而不服也觀孟子之言似覺峻厲無温厚和緩之氣何也蓋孟子之言有謂而發蓋適戰國之時齊王之病已深使孟子不苦其言則其病不瘳譬如桔梗猪苓雖不如參朮之上品而亦視時爲主蓋其病深者其藥不得不毒其過甚者其言不得不峻然使孟子遇齊王必有不費藥石不動鋒鋩自然啓發之理此又卻是聖人事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止其間不能以寸大抵天賦人以才乃是使教未通者若自有其才而不以告人是負天所賦我之意且如有一鄉之才是一鄉之耳目有一州之才是一州之耳目夫中也養不中止不能以寸蓋人本一般只是有通不通若教得彼通未必不反通於我非特有益於人亦於己有益

如中與才者棄其不中不才則雖能有於己然既負天所賦則賢不肖相去能幾何雖然如此亦須識並行不相悖之理若情意未孚但當委曲開誘使其自知所向不可強之而反以取辱也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止非行仁義也孟子之意蓋謂人之初生飢食渴飲趨利避害與禽獸爭得不多然人之所以爲人者只是爭這些子人既只有這些子庶人卻去之便是與禽獸爭不多了惟君子能存之學者最當看幾希二字庶物者天地山川飛潛動植無非物也人倫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即人倫也人之身皆日見庶物自不能明日在人倫中自不能察惟舜獨能明獨能察此孟子舉切要處教人當於明察二字上留意然舜之明非是後世以察爲明舜之察非是後世太察無徒之察但行其所無事故孟子謂舜由仁義行此下兩句與上兩句一般然此一段孟子前既說君子存之只以舜爲證後人看之卻以君子存之爲得之淺舜由之爲得之深遂分君子聖人聖賢本一理正不如是而今人觀舜只典謨看舜如何會見得舜卻不於日之所見身之所履求舜故孟子舉目前道理教人學舜下手處

禹惡旨酒止坐以待旦大抵惟是識聖人者方始說得聖人分明若不識聖人者皆不敢於平常處看聖人惟孟子識聖人破故敢指日用平常事言聖人且如揚子不見聖人故臆度聖人乃曰聖人聰明淵懿冠乎羣倫卻把大言語包羅意要說得聖人著今若要識聖人須是把識聖人底及聖人自說底言語看如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若把與今人看止是常事孔子爲

孔子只是如此大凡常人於習俗之中有味聖人於冷淡之中有味聖愚只是倒轉過所以惡旨酒好善言然非止此二事大率當以此推之湯執中立賢無方而今人都不識纔說中時便有方了且如一室才指定中便是有方聖人於事事物物無不有中唯湯以中存心故天下亦皆如湯此所以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常人只知一身痛痒若稍疎遠便不覺唯聖人通天下一體故能如此望道而未之見如趙岐說以後世心量文王都小了文王此卽是之德之純如易用九無首孔子謂丘未能一皆是一般氣象若自以爲見道便不是天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人皆言近易遠難殊不知遠近一理豈有能治近而不能治遠者是心苟存卽遠近皆舉今人所謂近治不過以文法束縛非眞能治近也故遠亦不能治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且聖人備道全美有甚欠闕思禹思湯一聖人足矣何故思兼三王思兼二字各自思量看其有不合者此合字非是合事迹蓋合內外之道內卽是理外卽是事如聖人亦自有未合於內者故仰面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止敬人者人恆敬之人本同心但所存處不同仁是混然一體處禮是行之節文不亂如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自五常之理推之又如恭寬信敏惠及剛毅之類其名非不多何獨惟說仁禮蓋仁者人也仁之一字已自盡了更說禮字又可以知其等差高下天下之理除了仁與禮更有甚事仁者愛人而人常愛通天下皆在愛之中自著不得乖戾有禮者敬人通天下皆在敬之中自著不得慢易雖然天下都在和氣中亦不免有螟賊虎狼自不害天地之和氣此所

以雖通天下一愛敬而亦未免有橫逆故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止於禽獸又何難焉小人當此橫逆步步只去人上求君子當此橫逆步步只去己上求此可見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又言此物奚宜至哉蓋有根便有芽吾愛敬中本無此物所以致此物者必胸中之愛敬有所不盡也又說自反而仁而禮其橫逆由是而又曰我必不忠夫仁與禮通徹上下自足以該括天下之理如何更說忠字此一句極要人看忠之一字非仁禮之外別有一忠也蓋盡己之爲忠仁與禮稍有不盡則非忠矣自反而忠到此在己自無不盡橫逆尙如此乃彼被人欲蒙蔽非其眞心乃其妄心且如人在昏醉中如何責其禮數在顚狂中罵詈如何與之較是非墮於此時與禽獸奚擇如何詰難蓋彼正在可憐之中後人看此一句不可作孟子怒之爲禽獸若是怒之乃是爲彼動了學者須當體會不可錯認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止君子不患矣君子所憂之事與小人不同君子以是非賢否爲憂小人以吉凶得失爲憂君子所謂終身之憂如孟子下所言憂不如舜耳若所謂一朝之患非禍患乃憂患之患夫外物之來豈可前必君子非無一朝之禍患也如成湯夏臺之囚文王羑里之獄孔子陳蔡之厄孟子在薛之戒皆禍患也但君子樂天知命安常處順夫何憂何懼且如舜聰明夫豈易及孟子乃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此一段極見得古人立志之廣大處今人見一稍出己數等者便仰望不敢比並況於舜乎此所以自暴自棄君子則不然直說道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才要做舜即便是舜更無等數更無漸次學者立志固當如此此一段學者能體認得爲學之道無有不備以之脩身則平坦常無

憂患。以之待人。則不見有可怨惡處。以之立志。則自不卑汚。此學者脩身待人立志之大法。知得此一段之意。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可怨可怒之人。亦無不可到之地。

萬章問舜往于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大凡人心量不同。觀長息之問。可知。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此一句極好。何故。舜之胸中境界。非常情所知。舜能不失赤子之心。天理明白。所以與父母異形同氣。才有不得父母之情。則號泣于旻天。長息胸中狹隘。與天理異。故見舜之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以爲驚怪爾。此公明高所以曰。是非爾所知也。觀萬章之問。與長息之問。兩者只一般。然公明高之對。則止此一句。而孟子對則如許詳悉者。何也。使長息能領略公明高之言。則公明高固不待多言。長息既未曉。而只告以一句。雖事理俱盡。然于教人之道未盡也。孟子欲盡教人之道。故不得不詳言耳。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蓋孝子之心。與親相通。不曾邈然無情也。然而言亦有雖是正理而不近人情者。萬章之言。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四句。固是正理。然都不曾去求舜之心。與父母血氣貫通處。所以不見得舜之心。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下四句。須是細看。自常人言之。必以爲我既竭力耕田。以盡其子職。父母若不愛於我。我亦奈何哉。亦任之而已。舜之心卻不如此。蓋置之無可奈何。以之待他人則可。孟子之所謂於我何哉。正人子之心。欲求其所以得罪於父母之故而不可得。反覆推原於無推尋處。正見得舜之心。帝使其子。止無足以解憂者。何故皆無足以解憂。此理極易曉。且以一身言之。疾病在床。憂切於身。則雖珍寶奇貨。羅列前

後。與我都不相干。使人能推此心。視父母之身。與吾同體。則知好色妻帝之二女。皆不足以解舜之憂。亦猶是也。觀孟子所說。皆見舜良心不失處。人少則慕父母。此良知良能眞心所在也。因長大則爲物所遷。故遷父母之慕以慕其他。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此皆爲物所遷也。今人之觀此。既知其爲物所遷。又須知元不曾遷底道理。何以知之。觀慕之一字可見。慕父母以至慕君。所謂慕者。元不失。但用不著耳。以此知天理之自然者。本不曾失。然慕少艾妻子。固不可。君臣亦是天倫之正。何不可慕。此當玩味。孟子之意。觀下一句便見得此之慕。乃人欲而非天理。欲分別天理人欲。眞心僞心。甚不難。且如舜之慕父母。有不得于父母便號泣。人之慕君。有不得于君。便熱中。觀舜之號泣。見得舜眞心發見。如有隱憂之氣象。喜怒哀樂。已前事。全不曾亂。至熱中。便有人欲煩擾焦熬煎燥氣象。只看適意處。便見天理。何嘗有熱中五十而慕。此只記實事。想舜年五十。父母猶見在故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衞。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止何以爲孔子。論聖人者有二。有以己度聖人者。有以聖人自解者。或人若不是要主非其人。便借孔子來自解。他自是主非其人。卻道聖人亦如此也。孟子所以謂好事者爲之也。乃是提醒萬章處。如彌子要使孔子主己。卻不敢來孔子面前說。方且宛轉致其意於子路。於此見聖人之德。溫而厲。威而不猛。使小人儼然望而畏之。自不敢干以非義。大凡彼以不義涜我。我以正義扞之。固足以勝彼。然已爲他所涜。不若彼人自不敢犯之爲善也。若剛

方正直之士。當子路之告。亦必厲聲作色以拒之。而孔子方且曰。有命。其言雍容和緩。尤見聖人所養之厚。度量如天地之大。自孔子進以禮以下數句。卻是孟子說。孟子前既言孔子不主癰疽瘠環。至此又卻反覆舉斯數語者。蓋緣孟子所與語者。乃萬章。萬章爲人。根器稍下。故孟子不得不諄諄提醒也。凡人處事於和緩之時則易。至於蹙迫忽遽則難。當流矢在前。白刃在後。鮮有不變其所守者。惟透得此關過。方爲聖人。當孔子遭宋司馬將要而殺之時。微服過宋。猶且必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既諗曰貞。其人平昔可知。夫孔子當患難之時。猶且不肯主非其人。而況於衞。於齊。肯主癰疽、瘠環乎。雖然。在衆人觀孔子於齊衞處之則易。於宋處之則難。然聖人視患難死生如一。初未嘗有難易。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近臣、乃公卿大夫也。若公卿大夫所薦之人不賢。則其人亦可觀。觀遠臣以其所主。遠臣、乃在下之臣也。在下之臣。使其所親附者賢。則其人必賢。所親附者不賢。則其人亦可知。大凡在上之臣。別無職事。只以薦賢爲事。且如前輩人多置人物簿。平居錄其善狀。至於當路。則次第用之。故人才無遺。雖然在上之臣。所薦或非其人。尚可以謬舉爲戒。後來別薦舉賢才。猶可以贖其過。若在下之臣。所主一非其人。則終身陷於小人之黨。谷永是也。雖初之所主非人。亦自有轉移之理。而不可因主非其人。便自暴棄。不能自還。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此亦教人自新之路也。前輩亦自有寧身受惡名。先主小人。後卻正義。爲天下後世主非其人者。開自新之門。如陳了翁初因蔡卞所薦。至其入朝後。卻每事力爭。深排蔡黨。不肯阿附。豈有終不可改之理哉。雖然有了翁

之志則可要之進身之初不可不謹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致知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知終也知之在先成就在後三子知處偏故其成小孔子知處全故其成大以射爲喻最切又如匠氏造屋爲圖圖有毫釐之差則成屋有尋丈之謬羿之教人射止學者亦必以規矩大抵小而技藝大而學問須有一箇準的規模射匠皆然未有無準的規模而能成就者今之學者何嘗有準的規模欲求準的規模在學孔子而已且如三尺童子學射方能執弓矢須便以中的自期今人不敢望孔子安能爲學百工皆有規模今之學者反無規模始不知始終不知終不知成就亦不知不成就此最爲學大病惟是有準的自然無狹小之患有規模自然無汙漫之患兩者兼備爲學思過半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止安樂也孟子此一章謂憂患艱難方是天大成就處自舜至百里奚其學問之淺深醇疵功業之小大汙隆固不同皆是艱難中成就此所以孟子併稱之何故說舜傅說又繼以孫叔敖百里奚正要雜舉小大之成就皆是患難中得譬如草木固是雨露發生惟經霜雪方堅實所以天降大任必須勞苦餓乏以鍛煉成就動心忍性者凡人安佚則心不能動不經禍患則常任性此性乃氣質之性今人所謂性急性褊之類急時一向急褊時一向褊要得漸漸舒平須身在憂患中到得要去不得時始能深思遠慮是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且如無事時戒酒皆非實見因一次酒失方知酒眞不可飲又如無事時豈不知江行之險經一次遇風濤幾覆舟後必須相風色

然又有過而不改者。此不足論。衡者、如一件物。衡在胸次。無處置時。方思得眞道理。徵於色。發於聲。患難切己。深入吾身。形爲悄然之色。發爲慨歎之聲。到此方知都是切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今人見憂患要去脫。見安樂要去就。蓋錯認安樂是生處。憂患是死處。故孟子特指眞生眞死處示人。此一段警動人極深。然學者志不立。一經患難。愈見消阻。所以先要立志。譬如金。若是眞金。愈鍛愈精。此段又當與下段同看。皆是天與聖賢成就人之爐鞴。但人無本自不能受耳。

齊宣王欲短喪。止教之孝悌而已。大抵論天下事。謂不可十全做。且做得五分。猶勝不做。不知才說且做五分時。此苟且之心便生。此五分終不可做。大凡做事須是拔本塞源。然後爲善。且如人改過斷得九分。留一分未改。此一分惡終久必發見。不特是發見。又且支離蔓延。未有不連此九分壞了。當齊王欲短喪。爲公孫丑自　拔本塞源言之。卻與之爲朞年言者。正孟子所謂緦兄之臂而但使徐徐者也。公孫丑又謂今之　以爲朞喪。亦不特我爲之。雖王子亦有數月之喪。使常人處之。欲闢一人。卻又爲其挾例以爲證。必云王子事亦不是公孫之意。亦逆計孟子如此。孟子卻取王子。蓋宣王與王子兩事。自是不同。蓋孟子所以爲數月之喪。緣是有君父之命。上有齊王禁之。使不得爲。雖王子欲終亦不可得。故曰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者。謂王子時雖行之一日猶可勝不爲。況數月乎。若齊宣王既無人禁得。又欲短喪。況公孫又告以朞喪。豈可爲而不爲。此病在心上。故曰莫之禁而弗爲也。此又見孟子之心地。與公孫丑異處。

天下有道。止殉乎人者也。道初不分有無。時自有汙隆。天下有道時。不說道方才有。蓋元初自有道。天下治時。道便在天下。天下無道時。不說道眞可絕。蓋道元初不曾無。天下不治。道不見於天下爾。以道殉身者。如堯、舜、文、武、仁義、禮樂。皆燦然在人耳目。精神心術。卽昭然於人。當時賢者。但恐吾身不能從道而已。故以道殉身。以身殉道者。桀紂幽厲時。教化不行。人心不正。當時賢者。以道自任。必欲使人知道。當自我而明。則責在賢者。故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人者。既曰以道殉人。必有所謂道。既已知道。自然不肯殉人。孟子何故說此句。蓋道不可一毫加損。若小有不盡。便非道。況殉人乎。孟子所以說此。蓋爲下等賢者設。當時去孔子未遠。尙有緖餘。故下一等人。有急近效而救世者。皆多屈於道。曾子在武城。寇至。去寇退返。元不曾去殉人。若子夏在西河上。爲魏文侯所尊貴。則亦能無所屈。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止更有二焉。大凡學問之道。必以遜志爲本。古之賢者之答問也。禮恭而後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與言道之體。色從而後與言道之至。滕更於此五者之挾有二焉。孟子若便答之。適所以增其驕倨之心。而蔽其入道之路耳。然孟子不答。更必思其不答之故。恐懼自責。舍其所挾。此時乃可以入道。是乃所深答之也。

孔子在陳。止斯無邪慝矣。學者不畏有病。畏無病。如作文。作出後方見工拙。如做官。做出後方見是非。有工拙有是非。固是不及渾然無失之人。比之袖手不作。不向前做者。則不勝矣。蓋出來做後。便見得病方有下手可整理處。若不出做。則雖有病無下手處。豈不費力。故病浮見於外者。病根猶淺。病伏於內

而外不見者。病根最深。如鄉原之人。不特是病伏在內。又且擁蔽諱人言病。故孔子止取狂狷之士。使天下之士。皆得中道。豈不可嘉。惟是上一等人難得。如狂者猶是做出來底。是以取之。萬章不知。卻以此問孟子。故孟子明說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牧皮之事。史傳不載。只看琴張、曾晳自可見。所謂狂者。是心到力不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不是言不副行。其志甚大。但不能無病耳。觀子張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又言、如之何拒人。子張之意。似欲無賢無愚無君子無小人。皆包羅如天地之無不容。此是甚氣象。及觀其同門者譏之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子張雖有此度量。於辭氣間猶未能充。是心到力不到。曾晳當二三子言志時。欲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是顏子陋巷。亦不過此。觀此一段氣象。則是春秋晚周之時。直有唐虞三代之氣味。曾點豈不難得。至季武子死。則倚其門而歌。直是容一箇武子不得。亦是心到力不到。此之謂狂。狂者度量甚高。止是力有未到處耳。至於狷者。則又介然自守。是其次也。狷者。亦是出來向前做。不是不出做而無病可整理者。故孔子皆與之。若夫鄉原。最是難辨。孟子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此四句最得鄉原之情。世間止有兩等人。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兩邊人須有一邊不喜。如鄉原。是兩邊人都爲所欺。同流俗。合汙世。則下一邊人喜之。似忠信。似廉潔。則上一邊人又爲所欺。此謂德之賊。如何謂之賊。謂其似德而非德。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慊焉者。其惟鄉原乎。大凡世人喜與同類者合。且如好兵者見言兵便喜。好貨者見言聚斂便喜。孔子是中道。狂狷者只是一偏之士。孔子卻取之。鄉原近中道。

而孔子最惡之。以此見聖人深明乎疑似之際。故聖賢之辨論。不辨其所不足辨。而力辨其疑似者。孔子不與陽貨辨。而與少正卯辨。陽貨之不仁。世所共知。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僞而堅。故不可不辨。孟子不與申、韓辨。而與楊、墨辨。申、韓之慘刻不仁。世所共信。而楊、墨爲我兼愛。故孟子深闢之。故曰。惡似而非者。後面一段。只是教萬章以正心之說。其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凡厥庶民。不論賢愚。均有此經。只緣吾心之經不正。故不能喚起人心之經。吾心之經既正。則事事可正。此是正人心之說。大抵君子之心。常於身上求。不是責他人。且如元氣不正。則疾至。我若能自治元氣。則自無疾矣。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九

史說

大抵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體。則未有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得失。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姑言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是有藥山。又須是會采。若不能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對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溫公論才德自分明。但說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此卻更須推求。如汲黯以嚴見憚。東方朔、朱買臣之徒。常在武帝左右。蓋所尊非所用。所用非所尊。又如唐太宗最善用人。若王、魏、溫、薛雖曰尊用。而封德彝、宇文士及之徒。日夕狎愛。此所以不能致三代之治。然此又當求其本源。凡人胸中本自有德。則見有德者。自然與我合。若自有才。則見有才者。

自然與我合。如唐德宗初雖用崔祐甫、陸贄。後乃用盧杞、裴延齡、韋渠牟之徒。以成禍亂。蓋德宗胸中與小人合。故見盧杞之徒自然與之親合也。以是知得天下病根本不在外。知氏趙氏之興衰。不在於晉陽交兵之日。而在於立後之初。天下之事正其本而已矣。

天下之言有近理有非者。此最難辨。如趙魏二子辭絺疵之言。而謂智伯曰。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此兩句最近事情。然自古陷於詐謀者多以此等語言。蓋論目前之利害。似是切要。而其中則不然也。

豫讓爲智伯報仇。此雖未中節。然亦難事。其言有可取者。有害理者。如曰既已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此說甚正。至於所謂所以爲此。將以愧天下之人臣懷二心者。此則甚害理。蓋愧之一字。見豫讓處心錯處大凡見危授命。乃是道理當然。豈因有心愧不授命者。然後爲之。

魏文侯號爲當時賢君。然所以號爲賢君者。蓋當時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相與扶持之故也。然亦是聖人之功。蓋孔子培養許多賢才在數十年之前。散在諸國。故能使其君爲賢君。如文侯問鐘聲心術微著。便有田子方救正。又如樂記載古樂今樂一段。可見文侯之賢。皆賢人扶持之力。

人心各有所偏。偏與此。必廢於彼。如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蓋一心於武。則倡優自然拙。此所以審於鐘聲。必聾於樂官也。

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夫富貴固不可以驕

人貪賤亦豈可以驕人驕之一字使周公有之尙不足觀況其下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之失則一子方本子夏門人歷於戰國不免爲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人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爲莊周傲物輕世

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對極有體大凡不在朝廷而論朝廷事止可泛論大體不當明言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故李克初只說卑不謀尊及文侯再問之克亦不明言成可璜否止言觀人之法使文侯自觀而得之及李克出見翟璜璜忿然作色而終屈服者蓋始謂克明薦魏成而不知克止泛論大體也以是知不在朝廷而論事者止可泛論不可指名對州縣官言亦然

吳起爲魯將娶齊女爲妻魯欲伐齊遂殺妻求將起未必專是貪官只緣起學得兵法精便被他使作求逞其技能以此知不爲技能所使者難然吳起卒爲魯人所譖人言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易牙事齊威公公盡嘗天下異味獨未嘗人易牙遂殺其子以進樂羊食子易牙殺子吳起殺妻皆是於所厚者薄凡人於所厚者厚之則人亦厚之於所厚者薄之則人亦薄之此其所以終於致疑也起爲人貪財好色及爲將則與士卒同甘苦非起前貪而後廉也前之貪貪財也後之廉貪功名也漁人以餌致魚非能捨餌也得欲魚耳

田文乘間說其父曰君私家富累萬金而門下不見一賢者又尙厚積多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自常人觀之田文之豪似勝田嬰之吝殊不知二人皆是私心田嬰

之私心。人皆知之。少有以田文爲私心者。田嬰蓄財不肯自用。乃欲留以遺不可知之子孫。固是不是。田文取其財而用之。又不過養許多雞鳴狗盜之徒。又爭得幾何。嬰之失在於貪財。文之失在於貪名。二者之失。則一。須於此事求其酌中。乃可。大凡天生萬物。將欲留於天地間人同用。須使人人均足。方是兩間正理。一或不均。便是暴殄天物。且如布帛粟菽。人人所須。泉貨金貝。人人欲用。今富者乃封之倉庫。至於腐壞貫朽。豈非暴殄天物。此所謂閉天之惠。正是靖郭君之病。天生萬物。人皆可用。今乃欲攘以爲己有。然後散之及人。此所謂盜天之權。正是孟嘗君之病。閉天之惠。其罪固大。盜天之權。其罪亦大。古語云。廣取不如儉用。此語亦有理。所以不敢廣取。正是不敢閉天之惠。所以必儉用。亦恐盜天之權故也。

楚元王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忘設焉。穆生曰。可以逝矣。申公白生止之。不可。竟謝病。大凡看人最不可就事上看。如就事上看。則是按本之學。此一段。固是穆生知幾。或有人尋常待我厚。一旦偶遺忘。終不成便去。須是心地明白瑩淨。如禮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須是此學中來。然後事事看得破。申公白生曰。獨不念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此三句。最爲近理。移換得人。自非穆生守之堅。見之明。安得不留。今有勸人殺人而人不從者。以其不近理也。至於以近理之言勸之而終不爲所移。斯可以爲難矣。

魏其爲丞相。籍福賀。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

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大抵兼容善惡。有爲身計者。有爲國計者。爲身計者。善者吾用之。惡者亦用之。不過朋黨衆盛。更相輔助。亦不過持祿保位之小人。不足論也。若爲國計。則善者使居於內。當陳力就列之任。惡者因其才出居於外。或使效一小官。守一小職處之。各當其任。如此乃是通達治體之君子。大凡天生萬物。不無善惡。要之欲各得其所。如城邑市井。則人居之。山林藪澤。虎狼居之。江海汨洳。魚龍居之。雖有善惡。而各得其所。故謂之兼容。非必白黑不分。賢愚混雜。始可爲兼容也。籍福談說之士。觀其語意。不過勸賓嬰爲己耳。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戒以喜善疾惡。此四字最好。善者以爲善。惡者以爲惡。此乃是正理。若善上添一喜字。惡上添一疾字。便是爲他善惡動了。秖緣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大抵常人之言。有與聖人之言相近者。最不可不察。如籍福所言賓嬰喜善疾惡。與聖人所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率相似。然賓嬰反以此敗者。何故。只緣聖人之言。求諸內。賓嬰之事。求諸外。聖人使人見善則省察自己。常恐不能及。見不善則省察自己。恐被人染著。此所以爲聖門學者之事。至於賓嬰之喜善疾惡。則此心一向在外。只管看他人善惡。卻都不自檢點。此其所以招怨而取敗也。

漢至成帝百餘年矣。文景武昭宣之盛。爲兩漢之冠。永光元年。以詔條責丞相御史。猶云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義。風俗之難移如此。

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諺曰。天下

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天下之事最是互相譏揣妄分清濁爲禍最大此一段正是學者大戒且如房周賓客初時說此二句實學舍中相譏誚戲笑亦豈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禍大抵此等語相傳一人傳二人自二人傳之至於一州一縣夫以一人而當一州之怨自然必致殺身又推而廣之豈不大可畏哉大抵爲學須當推廣大心凡執卷皆是同志何必與親厚者及相近者方謂之同志而疎遠者便不是同志之理此只是一個忌心又如朋黨之禍亦有兩等一等是輕薄如房周之賓客一等是廉介高自標置如范滂李膺之類其賢愚雖如霄壤之不同其禍天下則一大凡人處心賢者敬之不肖者憐之庸常者容之如此便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三句益見聖人廣大氣象又如何有可厭可棄之人蓋四海之內皆兄弟何嘗有內外人人有此心和氣自然薰蒸太平豐年之氣自此感格

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遇諸路設酒殽以慰之謂曰盧瑗顏回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愼勿恚恨責躬而已林宗此言極得中壽常人見人見斥必以桀跖視之林宗提起盧瑗顏回以告之所以開其善心其實亦非過譽之蓋善與惡隔壁耳東漢風俗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濁見人見斥者誰肯與之語亦如今世士大夫遇此等人其上者必指目之下者設酒殽慰之以助其怒或雖設酒殽猶責謂之以增其怒唯林宗言最得體蓋林宗乃一時名士原既見斥忽得一名士與之語又舉二賢者以告之此其所以終於悔怍也

薛包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乃廬於舍外旦入洒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居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大抵暴戾之性凡人有此根者終必發露惟其本無者雖屢撓而莫能有如油麻之爲物其中本有油故一加砧杵則油便出如使以杵舂米雖如粉亦無油矣薛包之事父母父母逐之其始則居於里門自常人之心父母逐之至于再至于三則必有不能忍者今包也終不能去而晨昏之奉益勤蓋其無暴戾之根故也

郭林宗宿茅容家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別置果蔬與容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林宗名重當世時人蒙其題品者如馬之遇伯樂價增數倍人與之共舟車者謂登仙況林宗宿於容家其榮亦甚容乃視之爲常初不以此動心自非其中有所容安得如此引之愈深作之愈安

漢末范滂之徒各持私議以是非天下而申屠蟠獨翩然遠逝絕跡梁碭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及黨錮禍起獨免疑論蟠固知徵矣然亦未盡也蓋君子思不出其位一出其位而唯務點檢他人之得失利害則於本位必不子細何者心無二用故也蓋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非固不敢出位乃不暇也蟠雖能終免疑論然其所以絕跡者亦由其始不能磨礲圭角故必強制力拘方免於疑耳自古多謂和光同塵亦由其不能全之常欲強掩之也若本無跡何用絕跡山林若本不高何用自同傭保蓋蟠始初不知己之所爲無非常之事故見其異而制之也

賓武等欲誅宦官中道事泄曹節等矯詔討武以張奐新徵不知本謀遂令與周靖圍武武自殺陳蕃亦

死。張奐雖素爲忠直剛正之人。緣在外只理會邊事。都不知朝廷士大夫賢否忠邪。一旦被召。遂爲姦人所賣。反害正人。後雖悔痛。因靑蛇事上疏乞改葬蕃武。已無及矣。以此觀之。士大夫在外。切不可不知當時朝廷之忠邪。若都不講究。一旦見用。雖剛正如張奐。尙不免爲姦人所賣。況其下乎。

華歆少避亂。與鄭泰等同志六七人。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難。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已受之。若有進退。中可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墜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如今人多是倒做。且如初時見人不問可否。輕受之。後來不能承當。又輕棄之。觀華歆此一事。當時若無後一段。人只道華歆是一箇忍人。有後一段。方見華歆子細不苟。處天下之事。最不可容易。老子曰。輕諾必寡信。禮記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始初若容易輕諾。後必不能了事。若子細審諦。故有所不做。做須做得徹。大抵處事容易。是涉世爲學之大病。然華歆少年。處事子細。可謂極有資質。自可爲後世法。及在曹操之朝。乃輔之以傾漢室。此蓋有資質無學問之過也。以歆之資質。其終猶如此。況始失之輕易者乎。若看一事。則歆亦可法。若看終身。則歆爲可戒。

管寧與邴原至遼東。原性剛直。淸議以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密遣令還。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邴原干戈擾攘盜賊之區。乃一一欲以淸議格之。自然招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夫六四處危疑之地。與六五无相得之

義正當如囊之括其口更无一毫露出便是括囊若有分毫露出只是招怨須是看時節方得又如寧遣原西還此又是處朋友道理蓋度其情性知其未能頓改故遣令西還所以全之也

劉巏弟偉爲魏攸所引坐誅初偉與魏諷善巏戒之曰世之交者不善擇人務合黨衆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卿其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此一段於交際最緊要大抵人之交際最要看一箇虛與實如今人閭巷酒食之交當時非不甘若醴及一旦遇事則都不見緣其初交本不曾理會著實底事若交際之間始若淡薄無味然其氣味卻長始若親暱其終必不久如東坡剛說兩句極好全我者皆平日所畏人也誤我者皆平日所愛人也平日所畏敬之人終必有益劉巏弟與魏諷交終及於難方其未及難時劉巏已知其必及於難何故蓋其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如何能久非厚己輔仁之謂也此一句極好大凡人之虛交在我有所損在彼亦無益此一等交際是孟嘗春申之徒招致賓客其後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及東漢李膺范滂結成黨錮之禍皆此類也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天下之患在於妄分清濁如人之一身無手則不能執無足則不能履又何必愛手而惡足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

內則理政事。在外則當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尙明。冉有用矛。有若與勇士。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未嘗以武士爲釐西京之時。亦知此理。故宣帝詔黃霸曰。邊境有急。則左右大臣。皆將帥也。至於韓安國之徒。亦皆出征守邊。及東京末士君子高自標榜。妄分淸濁。善惡太明。流品太分。遂成黨錮之禍。故劉巴之徒。猶有餘風。宜其見棄於劉備也。然當時人不必盡如此。其中亦自有人。如鄭康成。後世只視爲箋注腐儒。至劉備論赦事曰。昔予在陳元方、鄭康成之間。終身佩服其言語不忘。則其所以相與語者。必不止箋注之間矣。

諸葛亮治蜀之規模。有後人不能盡知。其耕戰之法。立國之紀綱。賞罰之必信。此人所共知。最是亮死後。其規模猶足以維持二十年。以劉禪之庸黑白不分。而蜀不亂。此誰能及。後之爲相者。身在時尙不能無失。而亮死後猶若此。只緣亮當初收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後。蔣琬代之。琬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禕代之。皆是賢者。此亮之規模有以維持之也。史謂琬心無適莫。此語甚好。如與人有隙。幸其以事來而加之罪者。固不足論。至於避嫌遠去。不預其事。亦未免有心。琬之心無適莫。非止不怨憝。亦不以此自歉。所以爲賢也。

王祕戒子曰。潁川郭伯益好尙通達。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是非。則託古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云云。此一段。略如馬瑗還書。皆舉人才之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教子

之心固善矣殊不知所欲教子者本不欲其輕薄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反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其後馬瑗薏苡之謗亦正坐交趾之書未能免其子之過而已先受其禍矣

將軍駱統表理張溫曰溫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偉燁曜世世之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則可惜言罪則可恕權不納裴秋言以爲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騤言其美何異燎之方揚又撩膏以熾之哉大凡解人之怒須是委曲做一道理順其意說彼人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今不能解人之怒者他人正說彼不是我方且以爲是是激其怒而趣其禍也如田蚡正怒灌夫竇嬰乃言夫勇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鄭昌乃言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解人者至如霍光怒田千秋擅召中二千石杜延年必言千秋素無持守而爲好言於下至於擅召中二千石甚亡狀歷數其罪以中光之意然後徐言丞相故用事不可遂棄故光卒捨之鍾期言不中以琴撞秦始皇始皇怒或言於秦皇曰悍人也此一言已釋秦皇之怒氣十五六矣又曰幸期之遇明君也如遇桀紂則不免於禍如此方可以解人之怒而免人之患

魏舒爲司徒以年老遜位就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無有知之者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矣謝顯道解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極好其言曰善言不發必爲善行善言不出必爲惡行蓄於內者既深則發於外者不揜且以怒言之如怒一人斥罵極口此怒必消若隱忍不發一旦發之則其怒不可遏今人爲善未做一分先說一寸未做得一寸

先說了一尺。畢竟做不成。嘗見張子韶一日與衆對坐。陰雲四合。未雨間。忽聞數聲雷。子韶云。此雨必不成。他人問如何。子韶遂引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爲對。蓋雲起無數聲雷。則必雨。先鼓數聲雷發泄了。故無雨。作文亦然。今人學得數句言語。且留在胸中涵養得熟。然後將出用。則若長江大河。源源不可遏。若方學得一二句。便把出說了。都不留在胸中。此必終不能作文。

虞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易車服。以求高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子之奢儉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大凡人多爲世態習俗所驅。有爲善所驅者。有爲惡所驅者。不爲惡所驅。猶可用力。至於不爲善所驅。方始見胸中有立。

魏臨蕃侯植。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賈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朝夕孜孜。不違於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常屏除左右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卽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太子遂定。詡之委曲調護。可謂得其道矣。若使居漢武帝、唐太宗、隋文帝父子之間。則必無廢立之禍。大凡唯賢人君子之言。則有利而無害。若游談捭闔之士。言而善。則其利固大。若其不善。則其害亦不細。如賈詡只是游談之士。偶能辨此耳。且亡漢者由詡之一言。存魏者亦由詡之一言。王允殺董卓。卓黨謀於詡。詡勸之攻城殺允。漢由此亡。今

於魏父子危疑之時。乃能委曲調護。如此使詡能移此心說李崔等散兵歸農。豈不兩全漢之社稷不亡。而詡亦得爲完人矣。

華表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卽入深文論駁。唯裴不然。事有未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議奏上。表在輕薄之中。而能用心如此。亦賢矣。同僚之心。本不要成事。表則視人如己。但欲成國家之事。所以能若此。

後魏源懷巡北邊。鎭將元尼須、與懷少有舊。貪穢狼藉。置酒請懷。懷曰。今是源懷與故人飮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鎭將罪狀之處耳。既而表劾尼須。世俗多謂公私不兩立。此大不然。所行若合道理。則公私兩全。否則公私兩失。懷與尼須既是故人。及其劾奏之時。略無故舊之情。所以前後相異。只緣將公私作兩件看了。不知於故舊當明輕重。事若可以周旋覆護。須是隱蔽。以全故舊之情。若事不可隱蔽。亦當矜哀懲創。使之去職。庶或公不敗事。私不傷義。便是忠厚底氣象。然源懷蘇章事。雖與故人飮酒。似乎情厚。終竟發摘情實。便見其刻薄。蓋今日與故舊如此。則他日於君可知。

隋煬帝在顯仁宮。有一主帥。私令衞士出入。帝付大理源師據法。帝令斬之。師奏曰。陛下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此一段。若源師能與人君爭曲直。以生全人。似亦可喜。然謂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一句。大段害事。彼徒見張釋之爲廷尉。嘗如此說。故能全活人。而不致曲法。不知既如此說。若人君錯認了。

則謂我自可殺人無人說得亦不須下廷尉是教人君任己意殺人也大抵賞罰皆出於天而寄之人君書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則賞罰雖在君實天寄之而人君亦何嘗可自專哉此一句又須當細看此事王肅亦嘗論之

太宗一日問侍臣曰當今何事最急褚遂良進曰太子諸王早有定分最急遂良乘間而言固是然不能繼進其說亦可責也事君阿順者固不足道至若外畏公議內爲身計凡言一事只是一次建明說過初不問其聽不聽行不行及至事有失則曰吾向言矣而君不聽不行也豈非畏公議而又爲身計乎然遂良固非如此姑論人臣之大槩耳

高宗謂郝處俊曰朕嘗以秦法爲太寬荊軻匹夫耳而七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逃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脩爲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王脩察變知機達法赴難使各守法必成其禍故王者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觀此則知申韓之害於後世不少然申韓之言且曰使人不忍欺不若使人不敢欺不忍欺在人不敢欺在我所以立法用刑皆嚴峻殊不知以法服人其外若密其中實疎以德結人其外雖疎其中實密

魏徵之得伸其用房杜之功也

楊椿戒子孫一段大抵前輩老成教人丁寧再三自有忠厚遺風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敦朴謹重正父兄教子弟之體後魏楊氏累世孝友當時號爲名家人莫能及蓋緣老成之教不同觀其布衣韋帶之語可見前輩爲人如此大抵朴素簡約卽與之漸奢侈靡麗卽衰之漸天下國家皆然又如不與世家爲昏亦是思慮得到忽值其氣習不美必爲所牽染壞家法前輩教子弟每於微處防之且如子弟別室私飲食其罪亦小所以必責之者蓋以私心一萌必至爭奪異時爭鬬訴訟皆一飲一食之積本朝柳開仲塗記其皇考一事云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姓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所以兄弟不足諸婦莫不戰慄其所以詳責婦人蓋欲使之知懼其意雖是然於理未盡然不思孝友非男子獨有而婦人獨無只是無以感之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敢搆間反爲轉移之理

楊師道爲中書令太子承乾謀逆事洩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由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大凡人立身行己雖不可一端盡要之不過就省力上求始若省力上求終必省力始若費力其終亦然楊師道一向只做費力事按太子之獄使其欲脫趙節之罪當直以實告太宗則恕與不恕在太宗都無後患如此便是省力想其微諷曲說費力多矣而不免獲譴豈不可惜其後又不能委練人才卻乃強爲介直過自嫌避以此而觀可見事事費力使

其當時自知不能辭位不處豈不省力也大要人不可有機心機心一萌未有不爲窺測者皇甫無逸過於審愼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看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連日輒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轉益州大都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卒太常考行謚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侍老母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爲孝竟改謚爲良以此二事始終看無逸只是利祿之心重謂之過於畏謹蓋不足以盡之惟其利祿之心重故於上表必如此更審其意不過恐得禍於君故耳於他事未必如此審愼也若事事皆爾何以爲官又觀無逸承問皇懼不能飲食道病而死亦可謂愛母入蜀之初想其非不欲侍母以行或其母自不欲去亦不可知無逸若能見母不行自當舍官侍養今既不然雖死何及要之只爲利祿之心重故雖有孝心亦被利祿之心奪了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二十

雜說

敬而無失此言甚好但體此理便見得中便見得易鳶飛魚躍皆在

學者莫先遜悌遜悌則心下心下則平平則至公大同之理自見矣

左右廂起於唐本用李靖兵法諸軍各分左右廂統之自府兵法壞京師變爲彍騎謂之禁兵諸道變爲長征謂之鎮兵昭宗之亡禁旅盡矣朱全忠以方鎮建國遂以鎮兵之制用之京師是後京師軍有四廂而諸軍兩廂其廂使各掌城郭烟火之事而軍旅漸有廂軍之名自周世宗散於方鎮寄招禁軍別立營部由是州郡始有禁軍太祖作階級法專治禁軍而天下鎮兵通謂之廂軍教閱疎略浸廢爲役卒矣本朝承平時尚有教閱廂軍浙西尚有水軍

漢武帝用兵始有費閼已後不聞唐有長征兵而闕乏至于今

孔子防範寬孟子嚴孔子如覆幬孟子拔本塞源孔子只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言上下交征利不奪不饜

人言孟子師道嚴孟子卻是寬孟子答問有比爲管晏者陋如彭更者孟子必爲委曲說數百言卻是寬孟子去孔子方百餘歲羣弟子便無能承當者孔門高弟是顏子孟子高弟只樂正子孔子語顏子曰吾

以汝爲死矣。相期如此。孟子語樂正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氣象可見。只爲戰國蘇、張之徒。富貴煽逼得人如此。

孟子教人。最於初學爲切。如第一章說利字。自古至今。其病在此。

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古曰在昔。民曰先民。先聖王之傳恭如此。此是自古聖人以心相傳處。非一人之私言也。如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不是孔子自說。左氏云。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曰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中。此氣脈不曾斷。

晉人初不知爲學。如王濛年三十。不爲叔父所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此只是質厚。尚能韜晦。如此。今欲爲學。亦須質厚始得。

子路、管仲、孰賢。固是子路擇術正。管仲主功利。然須見得子路力量不同。子路只孟子與明道特拈出來。

古人論人。直是事理俱到。

孔門諸弟子。若論趨向。固非管仲可比。使他見用。卻恐未必有仲事業。學者看古人。要須看得至此。

警敏恐害事。

坐談比臨事不同。

王子直前知客來。只是靜後如此。如一盆清水。無物不照。若濁後便不見。然亦須用力。方如此。若到聖人。

卻不要這個。

吉凶禍福之徵驗。無不可見。如聽笋、聽聲、聽鼓角、聽田中水。觀形色皆可以知之。乃知這個道理。無不貫屬。惟流滯於一途者。則爲技術。故有驗不驗。若理會得統體者。卻不肯如此。只是一個敬字。隨大小都用得。正容色。整衣冠。就此推而上之。卽易行乎其中矣。

易傳若人看得他無長語。雖未爲精。亦稍得。

讀書無疑。但是不曾理會。

有病須是尋他病根磨治。始得。須是主客之勢分。

伊川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不是歡喜。正是生生之本。

君子義以爲質一段。工夫無窮。一字該他不盡。信以成之。貞固之謂。

今人說著一邊。便倒著一邊。學者要得他務趨平實。故指他日用中踐履處。令分明有個依據。然於引而不發躍如也。這裏卻欠。若是易傳。便無此病。

得主則定。王弼解利建侯。

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

秦之亡。只緣李斯患失。學者須是消利欲。

殺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士大夫之患失。

魚鳥本自親人。王韶初下西邊。魚皆水面上行。彼人不食故也。
五十年前。好話在衆中說。不好話在屏處說。五十年後。乃反此。
陶靖節詩云。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今人立於天地之間。甚可愧怍。彼歷敍飢凍之狀。僅願免而不可得。乃云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此意甚平。若近道者。末句云。且爲陶一觴。卻有一任他底氣象。便是欠商量處。此等人質高。胸中見得平曠。故能如此。此地步儘不易到。
有聚則有散。理之常也。須是將來統體看。不私這一個身。如此始得。言語不濟事。死生生生不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
了得者。都了得。不了得者。不獨一事。
正獻公奏疏。言語有力。又卻無鋒鋩。
人於日用中細加觀察。要得動靜語默。皆如此。此地位甚難到。
不保其往。未須言他人。
天命匪諶。匪常。直是無可倚泊。
致知與求見不同。人能朝於斯。夕於斯。一旦豁然有見。卻不是。端的易得消散。須是下集義工夫。涵養體察。平穩妥帖。釋然心解。乃是。
周家封國八百。固是上下相維。本末相制。有道而王室尊安。雖無道亦便。未能兼幷得。其中自有總攝處。

如上卿命於天子如貢財於王甚多如此非一故易控制自東遷之後此法漸漸不存矣

獲賊改官若是依他格法無緣得然亦不可冒獲賊不改官之名須依實供去若是馬前三步捉得雖改官亦無嫌

子弟有不率教當如何曰只當反求諸己直是如此始是教之之道

浩然之氣須有集義工夫則自生矣今人一事無愧於心胸中覺休休然彼亦未必俱合於義而況集義久而熟者安得不浩然乎

漢武帝窮侈淫刑黷武比秦隋無幾然秦隋亡而漢不亡者要須深思二世煬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漢武下情卻通只輪臺詔可見外面利害武帝具知之國之存亡只看下情通塞

人須恭默思道恭默是降下沈潛之意降下便實

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微道心是本心精一是子細之意既能精一則信能執中矣言此便說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精粗本末一滾說了古人之言皆如此

何處非道理如中庸九經言祭祀亦是

問心與性何以別答曰心猶帝性猶天本然者謂之性主宰者謂之心工夫須從心上做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又問如何盡心答曰心體無量今人何嘗能盡須是與天地同

或問量可改否曰何故不可但言量大尚有量在若聖人則不言矣

弘毅二字最好今寬緩者必不能毅發強者必不能弘古人言大率如此如言晉公子廣而儉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皐陶謨言九德直而温之類都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卻是病仲虺言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成湯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意雖無異觀此可見聖賢氣象不同

國是二字乃不祥之語

看書不可失於穿鑿唐文宗言得美泉而止此言卻是顯諸仁者此理無所不在視聽言動之間以至于風雨霜露庶物露生風霆流形無非教者是之謂顯是無非仁卽此便是奥義故曰藏諸用

顔淵問爲邦既告以四代禮樂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便是健而無息之謂乾與舜之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同

德是實有之理是個體段

爲學須識義利遜悌廉恥六個字於此守之不失爲善人於此上行之而著習矣而察便是精義妙道

孫悌最切便是堯之允恭舜之温恭禹湯文武皆然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古先聖王之傳恭如此言古而曰在昔言人而曰先民傳恭二字最好如堯以是傳之舜

自唐宇文融言利急於辨事增置諸使而正官皆閑了如置轉運使便奪了金部倉部權後來如劉晏身

兼二十餘使唐亦欲罷諸使但才罷不多時又復置此弊直至元豐改制始革之且如當時吏部閑了事卻歸審官院及流內銓戶部閑了事卻歸三司禮部閑了事歸禮儀院刑部閑了事歸審刑院兵部閑了事歸樞密院六部名存實亡諸司體統不正故元豐不得不革

或問湖北廣西比來錢荒但日納於郡下郡下卻不發去救之當如何曰莫若以粟帛爲賦而不稅錢此事極則須有人變之無人變則其勢自變前代固有數路不用錢者只爲錢荒之極至此錢本助粟帛以通濟有無耳不是全仰他救之本莫若力農錢非所急也古之爲國者於要害都會之處必貯穀粟亦貯錢萬一有方數千里之旱則資錢以致粟於他郡則民不告病矣粟帛爲賦不可以尺寸裂也曰大郡用粟帛其零碎則以錢輔而行之

管仲才高亦不是無學只是辨不得個不做左氏載得他事筆力甚高儘有意左氏亦才高看得他親切且如拈出他辭鄭太子華及平戎於王辭上卿禮兩事出來則仲蓋有聞者也與後來狐趙之流甚不同初用在高國之間不與他爭權二十年而後有召陵之盟全是養其氣燄大而服楚又服晉但辨不得不做故就小規模上去聖人言小哉一句道盡

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生於相標榜立崖岸

讀書錄須看累朝相承其間有大綱目一二十條前後以此氣脈相承不絕如不嗜殺人如卹力役如賑凶荒如納諫諍如幸大臣第其中仁厚寬卹固結人心維持國勢處皆是此是大綱目更五六朝雖有

升降汙隆。此氣脈卻不絕。迨至熙寧。王氏用事。引用後生。皆不知此意。是祖宗相傳家法。故此等事。蕩然埽去盡矣。

學者推求言語工夫。常多檢點日用工夫。常少。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

楊炎變租庸調爲兩稅。只取一時之便。不知變壞古法最不可者。租庸調略有三代之意。至楊炎時。只爲暴賦橫斂。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調之外。故炎都併來。均作二稅。二稅之外。不許誅求一錢。他卻不知如何保得後來不誅求。且如租庸調之法尙在。自是無害於民。外有暴賦橫斂。只爲軍興窘急。及暴君汚吏所爲。使有賢君使無軍興。則此等自可罷去。卻如何將舊法埽地壞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最不可併省名目。名目既省。則後來復置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縷之征。便是調。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來源流如此。但古者或緩其二。或緩其一。至唐太宗都征了。

武后若越王貞事成。必須殺中宗。（中宗未有失德。且天命未改。不可廢。）

荀彧東坡所論。殊不近事情。許多時在曹操處。豈不見德。只爲大功已爲董昭有。雖不自殺。操且殺之矣。甯武子不是無事人。爲韜晦。所以能周旋彌縫也。

訓注之事。若成渠。亦自有變。

自古淫亂。必召夷狄。（自幽王以下皆可數。）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可之爲言猶云得也不是深可。
配義與道配合也此論氣之體用。
從容則子房而正大則孔明。
寬大而縝密孔明
性本善但氣質有偏故才與性亦流而偏耳。
爲之兆也兆者卜其用否之謂也。
操舍便見眞妄。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此言果是好此非但謂處於無人之地凡口然而心不然而念慮間有萌動處。皆是。
顏眞卿讓賀蘭進明此是書生顧辭讓爲好事卻是鬧於事機。
項梁死後義帝便能收兵柄部署諸將亦未是了不得底人只是用宋義誤了。
項羽殺義帝正是爲高帝做了不好底事。
高帝入關正是秦之重兵皆在趙故如入無人之境。
讀書且理會得文義未說道便到精微且得他心路教細。
辭受之際若不受更不須與人商量若受時卻更商量。

人多是據他資質見定。

孫策不死。與固不可知。亡亦未可知。蓋不爲保江東之計。若使待得曹操死。則可逞其志。

切須理會儉德。

己欲立。己欲達。立是立得住。達是做得行。無阻礙。須是合道理。立得達得。不然。私意欲立欲達。以此待己待人。則淪於自恕恕人。入姑息委靡之弊矣。何事於仁事者。止之謂也。是一句。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聖猶有遺恨。

昔人言白馬非馬之說。若無白馬在前。則儘教他說適有牽白馬者過堂下。則彼自破矣。如三耳之說。我若隨之而轉。則必爲所惑。惟自守兩耳之說。則彼不能眩矣。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說謂自一尺至一螫一忽。無不有半。推廣尋丈以上。皆如此。所以謂萬世不竭。此亦有理。

今人只在水中坐。卻說入水不濡。在火中坐。卻說入火不熱。古人說不濡。卻不曾入水。說不熱。卻不曾入火。

大抵人臣多顧一分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

聖人之心。如處空谷之中。靜室之內。苟有一動一靜。無不即知。常人之心。如處市井。雖大聲疾呼。亦且不聞。

謂有力而不露鋒芒者善言也自孟子以後無如易傳言近而指遠者。
情便是性。波便是水。李翺卻分作兩段看了。宜乎當時釋氏之盛。只緣吾黨無人。反爲釋氏所譏。
論、孟、精義。可以見伊、洛、各人工夫。
易傳最難看。心氣稍不平。意思稍不在。便看不見。直是易得蹉過。
韓愈讀墨。少作也。
伊川易都不偏。
律令格式。自本朝別律而出之曰刑統。加以勅曰勅令格式。勅只是斷罪。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韓深刻之書。此殊未然。人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會看得仁義之氣。藹然在其中。但續降者有時務快。多過法耳。
讀六經。不可不參釋文點檢。如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音虛。呼與虛相去遠矣。釋文作曰吁。此決知呼字者誤。又如言乘丘之戰。馬驚敗績。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按乘丘之戰。魯勝也。無敗績之事。但當時止是馬驚敗耳。初不預軍之勝負也。如此類皆是後人誤有增加。又如言予有亂臣十人。或者以爲子無臣母之義。按釋文。止作予有亂十人。無臣字。
以立志爲先。以持敬爲本。
就正身治家上理會。最是親切處。

人之良心。飲食居處之間。未嘗不在。但不能察。只爲這個道理無已時。常以書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唯此最可驗學力。

今之學者之病。不是弱。是小。

千里外尙可以虛聲動。若日夕所親近。最可驗學力。未有孤立理須有比我者。

看經書。須是識他綱目。讀易只識個易便是綱目。

明道不肯二日除服。一府相視。莫敢除者。畢竟是理是。

是者舉世非之而不顧。

仕宦須脫小規模。一仰羨官職。二隨人說是非。三乘空接響。揣量測度。四謂求知等事。爲當爲之事。在人疑。當予在己疑。當棄。

爲學當自四事起。飲食衣服居處言語。此最是爲學切要處。中庸大學。只是此道。

看書須存長久心。

良心起處。要接續。乍見孺子入井處。

始焉毫髮之差。終焉天地之判。則公私見矣。

天下只有一個道理。

在己之過有心點檢己是不是然初間亦不可不點檢
人須當做一個人則爲學是合做底事止緣資質薄志趣狹抵當不過遂覺衆中容他不得不知何必如此
要識見明如何且看仁字以博愛之謂仁與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一段同看看得仁則識見自明矣
欲爲善人君子而後爲學是先立標的於外非自然而然也非自然而然則有時而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知天理之自然則無時而已矣
身正而家未正必是未能感格
讀書熟處放下須到生處
初學欲求義理且看上蔡語圖範伊川易研究推索自有所見若荊公新說張綱書劉君舉詩耿南仲易方馬二氏禮記陳晉之孟子張子韶論語呂吉甫莊子皆不當看也
持養體察主敬致知觀過
要知病處須日用間體察
初學最怕錯認最怕見理未明且放過稊稗
初學唯以樸實篤信爲主

反覆論難.

有味在無味中.

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矣.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學者最不可悠悠.

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便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人心皆有至理.惟講說則能興起.

做事須是著實做.暴戾者必用力於和順.鄙吝者必用力於寬裕.而後可以言學.

學者之患.在於諱過而自足.使其不諱過.不自足.則其成德.夫豈易量.譬諸人之成室.方其作也.一柱之不良.一梁之不正.斤削斲刻之或失.其道唯恐旁觀者之不言.隨言隨改.隨改隨正.略無所憚.其心以謂吾知良吾室而已.凡所以就其良而去其不良者.無所不至.此善學而遜志之說也.若夫聚不良之木.用不良之匠.爲不良之室.專心致志.自以爲是.而以人言爲諱.及其成也.自以爲是.惟恐人言其非.如此.則必至於頹敗而後覺悟.豈不哀哉.

有以繼母難事者爲問.曰.在盡其敬順而已.因歷舉程先生解蠱卦九二.與胡康侯解春秋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事.相表裏爲證.

或問人無祖產。後來自買田產。而兄弟欲分之。奈何。曰。身也者。父祖所生之身也。身爲父祖有。而財非父祖之財乎。

或問人爲學多爲事廢。奈何。曰。正當幹事時。占時節多。時節本不多。只爲事未到時。心先忙。事過後心不定。所以占時節多。

人能以科舉之心讀書。則書不可勝用矣。此無他。以實心觀之也。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不是又有個一把來做主。纔無適。卽是主也。

張荊州之教人也。必使人體察良心。以聖賢語言而見之行事。因行事而復求聖賢之言語。敬之一字。乃學者入道之門。敬也者。純一不雜之謂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體得敬字。大學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非特一事當然也。凡事皆若是而後可。

爲學只要信得及。信之及者。雖識見卑。過失多。習氣深。日損一日。無不變也。信之不及。雖聰明才智。徒以爲賊身之具。無術以救之。

人須是令聖賢格言。不間斷於此心。方能有益。

心是活物。流而不息。故舜、跖之善利同一孳孳。

自無所見。因人而有警者。不足恃。

或問平時自省。自謂無過。然遇事接物。卻多流動。事過後。卻追悔。如何。曰。正當發處。不要放過。須是辨認

賓主交分曉。但使善心爲主。私意爲客。卻不妨。若私心爲主。則善心乍發而復蔽矣。學須是識賓主。

學者平居相聚。最爲有益。然亦須是於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處下工夫。不然。則至於忘形骸。相爾汝。豈唯無益。所損實多。

天下物各有似。不善學者。祇得其似。

觀起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書曰。夙夜浚明有家。

學者須是有歆然興起之意。方能有進。如敬修其可願可欲之謂。善不知味。後如何進德。

學者須是心不外緣。易曰。君子學以聚之。

人若是求師取友之心泛泛。則可見其平日工夫。亦是悠悠泛愛衆而親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古人之於師友。其切如此。

看史須看一半便揜卷。料其後成敗如何。其大要有六。擇善、警戒、闢範、治體、議論、處事。

大抵人之爲學。須是一鼓作氣。才有閒斷。便非學矣。所謂再而衰也。

或問謝太傅公何不教兒。曰。我常自教兒。此語極好。蓋朝夕之所示者。無非教也。

己怨　言徐　氣冲

凡世俗所謂不妨有例、不見得、未必知、衆人都如此、也是常事、之類。皆不可聽。

凡不善之事。猶易改。若賢者之過。自以爲是。卻難塡除。

胸中存留悔心極害事且如賈誼號爲通達及觀長沙之賦悲憂傷撓無一念閑竟以是死夫梁王墜馬以死固當自責然豈遽至於殞身胸中有滯礙處故必至此如鵩鳥賦視其言非不洞達死生之理然誼實只以此自廣又何嘗廣得分毫

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

或有言病太剛太直者先生曰剛無病所病者乃暴而非剛直無病所病者乃訐而非直

工夫疑阻則無復積累

前面常要寬莫教窒窄

安晏而血氣不惰柬理也昏昏則惰而不精明矣柬別也勞勤而容貌不枯好交也厭倦則容貌枯矣好交云者欣然與事物交而非勉強也

戒愼固是要切工夫龜山中庸所謂見此則知所以戒愼恐懼此之一字當深玩也或問體察良心如何是體察云體察上著如何不得又問今若欲用工畢竟體察是如何云看他所起處又問今人良心雖不能盡識縱有自謂識之者雖欲看之竟以不見而止畢竟如何方可以看云持養之功甚切若不知敬以直內之理方良心未發豈都無所事

心之官則思官字最好看

看史非欲聞見該博正是要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抵事只有成己成物兩件蠱者事也象止說振民育德前時亦嘗作六事看如儆戒擇善闢範議論處事治體要之止是兩件然兩件又卻只是一箇成字史亦難看須是自家鏡明然後見得美惡稱平然後等得輕重欲得稱平鏡明又須是致知格物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只是存養

爲學須是以聖人爲準的步步踏實地所以謂學不躐等

須是尋病源起處克將去若強要勝他克得一件一件來要緊是觀過人各有偏處就自己偏處尋源流下工夫克只是消磨令盡所謂見晛曰消如揚子云勝己之私之謂克恐未盡又云要知病處須是日用間常體察

初學須是去整齊收斂上做工夫

爲學只爲放過去多因舉孟子攘雞一段須是不放過始得人才說這次且恁地後次改此等人後次定不會做

凡人之一身必有事未及第時謂科舉妨爲學已及第後又爲做官爲治家幾時得無事或言做事做了方覺不穩先生云只是不曾常常體察如何做時不覺做了方覺不是若曾用工夫人才做便覺不是又云當忽然覺不是時便見良心才思量計較如何是不是便差了

或問今欲作一件好事衆人皆謂不然如何先生云只是自家誠意未至又問衆人做底不做衆人說底

不說便覺突兀如何先生曰這個裏面有一毫外面見一毫不可揜須做合當做底事看始得若有一毫欲異衆外面形迹便露此極可驗

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爲學堯稱舜讓以天下如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是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濟世安民之事欽哉兩字最要看看得這個便見得天命不易

致知力行非兩事力行亦所以致其知磨鏡所以鏡明

爲學須存不已之心持養之功甚妙常常提起自有精神持養之久自有不可揜者當以居敬爲本

問誠敬兩字有異否云只是一般所謂存誠存便是敬

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不自去做如何得會好

觀書不可徒玩文采要當如藥方酒法求其君臣佐使互相尅制有以益吾身可也

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明四目達四聰方說出治天下規模如食哉惟時懋哉率服之類此是聖人之治天下手段必先資諸人而後展出規模後世興王之君卽位之初必自用如高祖一入關便約法三章晉悼公一卽位亦便自用

文帝先天下以敦樸而昵鄧通蔽而不可曉者也後賜予無度而至放錫之以銅山尤不可曉也

唐太宗歲斷死罪二十九人自以爲至少矣而不知所縱四三百九十人亦未爲甚少也

後世小人豈無七八分是正者但其一二分乃是眞邪本跡發露處如李　楊嗣復之類是也如李林甫輩則無是矣

魏元忠攝冢宰爲武三思百戶實封所動恐無此理爲人所毀若捧制感咽則有之夫以元忠不爲死生所屈豈爲百戶而動心乎此與裴度之事敬穆相類

長孫無忌之於吳王烙王猛之於慕容垂若此者自以爲有意於忠國而不知非所以爲忠也

予其殺非遽殺也正如今法當行處斬

正倫理篤恩義此二句極要推廣天尊地卑卑高以陳而下正倫理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下篤恩義也

凡聽訟不可心先有所主以此心而聽訟必有所蔽若平心去看便不偏於一曲直自見

凡人有所干求可不可須便說不可含糊

凡使人須度其可行然後使之若度其不可而強使之後雖有可行者人亦不信且如立限令三日可辦卻只限一日定是違限其勢不得不展自此以後雖一日可到之事亦不信矣

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

兩人不足自處其間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不是若都不應和人將以爲我深或以爲黨在應和之語須是如與甲同坐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

聽人說話或有不中節者亦無都不應答之理說十句中豈無一句略可取將此一句推說應之亦於其

人有益。

今世有短處可數。便是第一等人。

人皆知欲辨義利輕重。須識得所以輕。所以重。方得。能惡衣惡食。在衆中不愧。方可。

儉與吝。只爭分毫。

欲窮理而不循理。欲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而不習察。吾未知其至也。

謝師直爲監司。明道作簿。每謂人與明道說春秋。猶以爲是。至說易。都無一句是。伊川謂二公深知易者也。以主簿而敢言監司不是。監司能受主簿之言不諱。此最當看。不會看者。只見監司主簿相與議論。以爲知易。此當體師直容受。明道直言之心。當下便是易。但不知師直能體其所自發處否。

前輩謂公近仁。

過在失而不在復。最要詳玩。人但能常存初悔時一念。則豈至貳過。惟其失此悔心。故爲危厲復屬。

讀書不可襲。

人之於學。避其所難。始爲其易者。斯自棄矣。夫學必至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善學者之於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邪。

編壼範或欲冠家人卦爲首。先生云。才拈出。卻滋味短。六經之中。何處不是家人卦。不獨在家人卦。不若

止依次序。卻自穩。

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義。示之以禮法。養之以恩意。雖肅遜悌之風。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苟或未然。則聚族既衆。羣居終日。當慮者豈止一事哉。

大抵爲學不可令虛聲多實事少。非畏標榜之禍也。當互相激揚之時。本心已不實。學問已無本矣。

人之相與。雖道合志同之至。亦不能無異同。且如一身早閒思量事。及少閒思之。便覺有未盡處。蓋無緣會無異同。

臨事常思不中。不遠矣。

問學之講。自孟氏後。直至本朝方大明。處今之世。而熟聞前輩之已講。可謂大幸。但只爲聞過便了。所以不得力。

徐仲車先生。不肯娶。恐不與己同心事母。後有路振者。力勸其不可無後。遂以女妻之。生子名曰路兒。此固正矣。然亦未爲中節。

平居數日。凡所思量。多近於理。只爲此念不綽處多。而臨境忘了。今若要下工夫。莫若且據所聞。亦須得力。

明於內而異於外。是非取舍。不可不十分明盡。然行之則當巽。

凡書所言慍。皆非忿怒也。止憂悶之謂。如言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豈可以怒言耶。

桓沖憂晉室之危而謂吾其左衽及堅敗沖慙恨而卒夫沖所以憂晉之左衽乃事理之當然初不足爲過淝水之捷亦幸而已使沖言果驗晉之辱也使沖之言不驗則晉之榮也沖於此喜而不寐可也尙何慙恨之有夫沖所以慙恨者豈有他哉不過恥其言之不中耳然推是心而充之則極害事楊國忠之於安祿山是已此誠可爲深戒萬一沖之言果驗吾意沖之未必能死也

侯景欲降梁武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脫若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云云上乃納景其語雖若不欲受而欲受之意多故异揣知上意非是不要受是特尙懼爲害耳人一時權職不宜引嫌便當以正官自處且如宰相作知州承務郎作通判時暫權州便當以知州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耳

內有輕刑之名外有殺人之實非也初時自然如此到後來方能盡善

釋氏慈悲過當枉尺直尋處甚多

顏氏家訓雖曰平易然出於胸臆故雖淺近而其言有味出於胸臆者語意自別

李光弼略有徘徊之意而大將田神功等遂不稟命因此憂鬱而卒大抵爲善必盡其極者則我無所顧

而人亦安之爲惡亦然如當時亂臣賊子稱兵宮闕擅權枉法而軍士爲之盡死力者比比皆是光弼馬有此風耶特一時畏死而狐疑其行耳然大將遂不稟命蓋光弼善人也其大體已正矣惟末後一節錯而人因得以脅持之欲治之則不能欲不治之則不可首鼠狐疑其迹益露此尤爲爲善未盡

一出一入焉者之戒哉事不可生亦不可厭

南軒曰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賓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隨有如對客時只是對客底位舍而他思卽是出其位也

孔門問仁問孝處多蓋孝最是爲仁親切

伊川在涪衣冠雖不華盛而極於整肅飲食雖不豐厚而極於精美五峯見客正冠

或問五峯何以爲學曰求仁何以求仁曰居敬何以居敬曰心不在焉是謂不敬

今人習氣深重天理昏隔本是順今卻是逆若能於逆處用力卽是順

與人相與處最當理會降意兩字不峰而升小則忿怒大則暴戾

張釋之于定國爲廷尉民以爲不冤而鼂錯之誅無少長同產皆棄市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其持心平恕固是一君子長者苟其不計人主之喜怒者自能盡其平允緣不曾透得利害禍福關緩急如何作得主宰以此見有資質者不可不學也

處家之道須是量度人之根器固是綱紀不可不正且肅恐有人受不得時卻是敗壞譬如水滿平堤便須量其勢放一二板水以泄其盛不然崩潰四出不可救矣處家平時不放一分他日卻用放五分不得

敬字最難形容謝上蔡釋食不語寢不言曰聖人存心不他爲物之終始與事在此而心游於彼者異此

卻相近。

伯父太史說經。唯讀詩記爲成書。後再刊定。迄於公劉之首章。尙書自秦誓上至洛誥。口授爲講義。其他則皆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也。伯父無恙時。固嘗以其多舛。戒勿傳習。而終不能止。伯父沒。流散益廣。無所是正。然其大義奧旨。蓋猶賴是以存。而此編則先君子嘗所裒輯。不可以不傳也。故今仍擔舊錄。附益次比之。不敢輒有刪改。若夫聽者之淺深。記者之工拙。則覽者當自得之。喬年謹記。

月樵都轉與柏心共有勘校之役暇時詢諸　都轉貴郡兵燹後鄉國先賢遺刻蕩盡若呂成公集猶有存者乎　都轉歎曰梓本散亡方搜索不可得柏心家中適有藏本因取授　都轉卽欣然徵匠付之剞劂按金華城中舊有麗澤書院爲成公講論會友地其宗旨以關洛爲本而切磋於元晦敬夫閒婺之正學實自成公導其源今　都轉復爲刊行全集俾邦之人服膺探索成公之學其自此復昌乎刻成　都轉屬柏心紀其事載諸卷末同治戊辰秋仲監利王柏心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呂東萊文集

七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呂祖謙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街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邢